

如偈所说：

“于我灭度后，是人当作王，
孔雀姓名育，譬如顶生王¹，
于此阎浮提，独王世所尊。”

阿难，取此钵中所施之沙，舍著如来经行处，当行彼处。”

阿难受教，即取钵沙，舍经行处。

阿难当知：于巴连弗邑，有王名曰月护。彼王当生子，名曰频头娑罗，当治彼国。彼复有子，名曰修师摩。时，彼瞻婆国有一婆罗门女，极为端正，令人乐见，为国所珍，诸相师辈见彼女相，即记彼女：‘当为王妃，又生二子，一当领一天下，一当出家学道，当成圣迹。’时，彼婆罗门闻彼相师所说，欢喜无量，即持其女，诣巴连弗邑，种种庄严，庄严其体，欲嫁与修师摩王子。相师云：‘应嫁与频头娑罗王，彼女当生福德子，子当绍王基。’婆罗门即以其女嫁与此王。王见其女，端正有德，即为夫人。前夫人及诸娉女见是夫人来，作是念言：‘此女极为端正，国中所珍。王若与彼相娱乐者，弃舍我等，乃至目所不视。’诸女辈即使学习剃毛师业。彼悉学已，为王料理鬓发。料理之时，王大欢喜，即问彼女：‘汝何所求欲？’女启王言：‘惟愿王心爱念我耳！’如是三启。

时，王言：‘我是刹利灌顶王，汝是剃毛师，云何得爱念汝？’彼女白王言：‘我非是下姓生，乃是高族婆罗门之女。相师语我父云：“此女应嫁与

¹ 顶生王：据《起世经》卷十载，顶生王为转轮王乌遁沙他（梵 Uposatha，斋戒、长净）之子，由彼顶上之肉疱而生，端正特殊，具三十二相，诞生时，自发声唱‘摩陀多’（梵 mandhata，持我）。又生后，六万夫人见之俱生爱念，皆谓我养，故称持养。及长，具神通，统治四大洲，其寿无量，由后右髀之疱生一童子，称为髀生。

国王。”是故来至此耳！’王言：‘若然者，谁令汝习下劣之业？’女启王言：‘是旧夫人及媵女令我学此。’王即敕言：‘自今勿复习下业。’王即立为第一夫人。王恒与彼自相娱乐，仍便怀体，月满生子，生时安隐，母无忧恼。过七日后，立字无忧。又复生子，名曰离忧。无忧者，身体粗涩，父王不大附捉，情所不念。父王欲试二子，呼宾伽罗阿，语婆罗门言：‘和尚观我诸子，于我灭后，谁当作王？’婆罗门言：‘将此诸子出城金殿园馆中，于彼当观其相。’乃至出往彼园。时，阿育王母语阿育言：‘承王出金殿园馆中，观诸王子：“于我灭后，谁当作王。”汝今云何不去？’阿育启言：‘王念既不念我，亦复不乐见我。’母复言：‘但往彼所。’阿育复启：‘母复敕令往，今便往去，愿母当送饮食。’母言：‘如是，当出城去。’

时，出门逢一大臣，名曰阿菟罗陀。此臣问阿育言：‘王子今至何所？’阿育答言：‘闻大王出在金殿园馆，观诸王子：“于我灭后，谁当作王？”今往诣彼。’王先敕大臣：‘若阿育来者，当使其乘老钝象来，又复老人为眷属。’时，阿育乘是老象，乃至园馆中，于诸王子中地坐。

时，诸王子各下饮食，阿育母以瓦器盛酪饭，送与阿育。如是诸王子各食饮食，时，父王问师言：‘此中谁有王相，当绍我位？’时，彼相师视诸王子，见阿育具有王相，当得绍位。又作是念：‘此阿育，王所不应，我若语言当作王者，王必愁忧不乐。’即语言：‘我今总记。’王报言：‘如师所教。’师言：‘此中若有乘好乘者，是人当作王。’时，诸王子闻彼所说，各念言：‘我乘好乘。’时，阿育言：‘我乘老宿象，我得作王。’时，王

又复语师言：‘愿更为观授记。’师复答言：‘此中有第一座者，彼当作王。’诸王子各相谓言：‘我坐第一座。’阿育言：‘我今坐地，是我胜座，我当作王。’复语师：‘更为重观。’师又报言：‘此中上器、上食，此当得王。’乃至阿育念言：‘我有胜乘、胜座、胜食。’时，王观子相毕，便即还宫。

时，阿育母问阿育言：‘谁当作王？婆罗门复记谁耶？’阿育启言：‘上乘、上座、上器、上食，当作王子。自见当作王：老象为乘，以地为坐，素器盛食，粳米杂酪饭。’时，彼婆罗门知阿育当作王，数修敬其母。其母亦重饷婆罗门，即便问言：‘大王崩后，谁当作王？’师答言：‘此不可说也。’如是乃至三问，师言：‘吾当语汝，慎勿使人知；汝生此子，名曰阿育，是其人也。’夫人白言：‘我闻此语，欢喜踊跃。若王闻者，于师所不生敬信，师今可还本住处。若子作王者，师当一切得吉利，尽形供养。’

时，频头娑罗王边国德叉尸罗反。时，王语阿育：‘汝将四兵众²，平伐彼国。’王子去时，都不与兵甲。时，从者白王子言：‘今往伐彼国，无有军仗，云何得平？’阿育言：‘我若为王，善根果报者，兵甲自然来。’应发是语时，寻声地开，兵甲从地而出；即将四兵，往伐彼国。时，彼诸国民人闻阿育来，即平治道路，庄严城郭，执持吉瓶之水，及种种供养，奉迎王子，而作是言：‘我等不反大王及阿育王子，然诸臣辈不利我等，我等是故背违圣化。’即以种种供养王子，请入城邑。平此国已，又使至伐佉沙国。

² 四兵众：《杂阿舍经》〈第四十卷〉中云：[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过去世时，阿修罗王兴四种兵：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与三十三天欲共斗战。时，天帝释闻阿修罗王兴四种兵，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来欲共战；闻已，即告宿毗梨天子言：‘阿公知不？阿修罗兴四种兵：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欲与三十三天共战。阿公可教三十三天兴四种兵：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与彼阿修罗共战。’”]

时，彼二大力士为王平治道路，推诸山石。又复诸天宣令此国：‘阿育当王此天下，汝等勿兴逆意。’彼国王即便降伏。如是乃至平此天下，至于海际。

时，修师摩王子出外游戏，又复遇逢一大臣，臣不修礼法，王子即使人打拍其身。大臣念言：‘此王子未得王位，用性如是；若得王者，不可而当。’又闻阿育得天下，得坏五百大臣，‘我等相与立阿育为王，领此天下。’又，德叉尸罗国反，诸臣共议：‘令修师摩王子去。’王亦应可，即便往彼国，不能降伏。

时，父王复得重疾，王语诸臣：‘吾今欲立修师摩为王，令阿育往至彼国。’时，诸臣欲令阿育作王，以黄物涂阿育体及面手脚已，诸臣白王言：‘阿育王子今得重疾。’诸臣便庄严阿育，将至王所：‘今且立此子为王，我等后徐徐当立修师摩为王。’时，王闻此语，甚以不喜，忧愁不乐，默然不对。时，阿育心念口言：‘我应正得王位者，诸天自然来，以水灌我顶，素缯系首。’寻声诸天即以水灌阿育顶，素缯系首。时，王见此相貌，极生愁恼，即便命终。

阿育王如礼法殡葬父王已，即立阿菟楼陀为大臣。时，修师摩王子闻父崩背，今立阿育为王，心生不忍，即集诸兵，而来伐阿育。阿育王四门中，二门安二力士，第三门安大臣，自守东门。时，阿菟楼陀大臣机关木象，又作阿育王像，像即骑象，安置东门外。又作无烟火坑聚，以物覆之。修师摩既来到时，阿菟楼陀大臣语修师摩王子：‘欲作王者，阿育在东门，可往伐

之。能得此王者，自然得作王。’时，彼王子即趣东门，即堕火坑，便即死亡。

尔时，有一大力士，名曰跋陀罗由陀，闻修师摩终亡，厌世，将无量眷属，于佛法中出家学道，加勤精进，逮得漏尽，成阿罗汉道。阿育王正法治化。时，诸臣辈以我等共立阿育为王故，轻慢于王，不行君臣之礼；王亦自知诸臣轻慢于我。时，王语诸臣曰：‘汝等可伐华果之树，植于荆棘。’诸臣答曰：‘未尝见闻却除华果而植刺树，而见除伐刺树而植果实。’乃至王三敕令伐，彼亦不从。

尔时，国王忿诸大臣，即持利剑，杀五百大臣。又时，王将姝女眷属，出外园中游戏，见一无忧树，华极敷盛。王见已：‘此华树与我同名。’心怀欢喜。王形体丑陋，皮肤粗涩，诸姝女辈，心不爱王，憎恶王故，以手毁折无忧华树。王从眠觉，见无忧树华狼藉在地，心生忿怒，系诸姝女，以火烧杀。王行暴恶，故曰暴恶阿育王。

时，阿菟楼陀大臣白王言：‘王不应为是法，云何以手自杀人——诸臣姝女？王今当立屠杀之人，应有所杀，以付彼人。’王即宣教立屠杀者。彼有一山，名曰耆梨，中有一织师家。织师有一子，亦名耆梨，凶恶挝打系缚小男小女，及捕水陆之生，乃至拒逆父母，是故世人传云凶恶耆梨子。时，王诸使语彼：‘汝能为王斩诸凶人不？’彼答曰：‘一切阎浮提有罪者，我能净除，况复此一方！’时，诸使辈还启王言：‘彼人已得凶恶者。’王言：

‘觅将来也！’诸使呼彼，彼答言：‘小忍，先奉辞父母，具说上事。’父母言：‘子不应行是事。’如是三敕，彼生不仁之心，即便杀父母已，然后

乃至。诸使问曰：‘何以经久不速来也？’时，彼凶恶具说上事。诸使者以是事具启王。王即敕彼：‘我所有罪人，事应至死，汝当知之。’彼启王言：‘为我作舍。’王乃至为其作舍屋室，极为端严，唯开一门，门亦极精严，于其中间，作治罪之法罗列，状如地狱，彼狱极为胜好。时，彼凶人启王言：‘今从王乞愿，若人来入此中者，不复得出。’王答言：‘如汝所启乞愿，当以与汝。’

时，彼屠主往诣寺中，听诸比丘说地狱事。时，有比丘讲《地狱经》：‘有众生生地狱者，地狱即执彼罪人，以热铁钳钳开其口，以热铁丸著其口中。次融铜灌口，次复铁斧斩截其体，次复杻械枷锁检系其身，次复火车炉炭，次复铁镬，次复灰河，次复刀山剑树。’具如《天五使经》所说。彼屠主闻比丘说是诸事，关其住处，所作治罪之法如彼所说，案此法而治罪人。

又一时，商主将其妇入于大海。入海时，妇便生子，名曰为海。如是在海十有余年，采诸重宝，还到本乡，道中值五百贼，杀于商主，夺彼宝物。尔时，商主之子见父伤死，及失宝物，厌世间苦故，于如来法中出家学道，远其本土，游行诸国，次至巴连弗邑。过此夜已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城次第乞食，误入屠杀舍中。时，彼比丘遥见舍里，见火车炉炭等治诸众生，如地狱中，寻生恐怖，衣毛皆竖，便欲出门。时，凶恶即往，执彼比丘言：‘入此中者，无有得出，汝今于此而死。’比丘闻其所说，心生悲毒，泣泪满目。凶主问曰：‘汝云何如小儿啼？’

尔时，比丘以偈答曰：

“我不恐畏死，志愿求解脱，
所求不成果，是故我啼泣。
人身极难得，出家亦复然，
遇释师子王，自今不重睹！”

尔时，凶主语比丘曰：‘汝今必死，何所忧恼？’比丘复以哀言答云：
‘乞我少时生命，可至一月。’彼凶不听。如是日数渐减，止于七日，彼即
听许。时，此比丘知将死不久，勇猛精进，坐禅息心，终不能得道。至于七
日，时，王宫内人有事至死，送付凶恶之人，令治其罪。凶主将是女人著白
中，以杵捣之，令成碎末。时，比丘见是事，极厌恶此身：‘呜呼！苦哉！
我不久亦当如是。’而说偈言：

“呜呼大悲师，演说正妙法，
此身如聚沫，于义无有实。
向者美女色，今将何所在？
生死极可舍，愚人而贪著。
系心缘彼处，今当脱锁木，
令度三有海，毕竟不复生。’
如是勤方便，专精修佛法，
断除一切结，得成阿罗汉。

时，彼凶恶人语此比丘：‘期限已尽。’比丘问曰：‘我不解尔之所
说。’彼凶答曰：‘先期七日，今既已满。’

比丘以偈答曰：

“我心得解脱，无明大黑暗，
断除诸有盖，以杀烦恼贼。
慧日今已出，鉴察心意识，
明了见生死。今者愍人时，
随顺修圣法；我今此身骸，
任尔之所为，无复有吝惜。”

尔时，彼凶主执彼比丘著铁镬油中，足与薪火，火终不燃；假使燃者，或复不热。凶主见火不燃，打拍使者，而自燃火，火即猛盛；久久，开铁镬盖，见彼比丘铁镬中莲华上坐，生希有心，即启国王，王即便严驾，将无量众，来看比丘。时，彼比丘调伏时至，即身升虚空，犹如雁王，示种种变化，如偈所说：

“王见是比丘，身升在虚空，
心怀大欢喜，合掌观彼圣：
‘我今有所白，意中所不解，
形体无异人，神通未曾有。
为我分别说，修习何等法，
令汝得清净？为我广敷演，
令得胜妙法；我了法相已，
为汝作弟子，毕竟无有悔！’